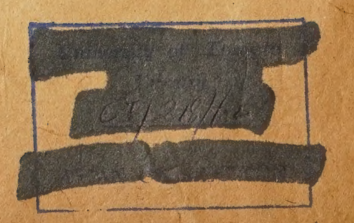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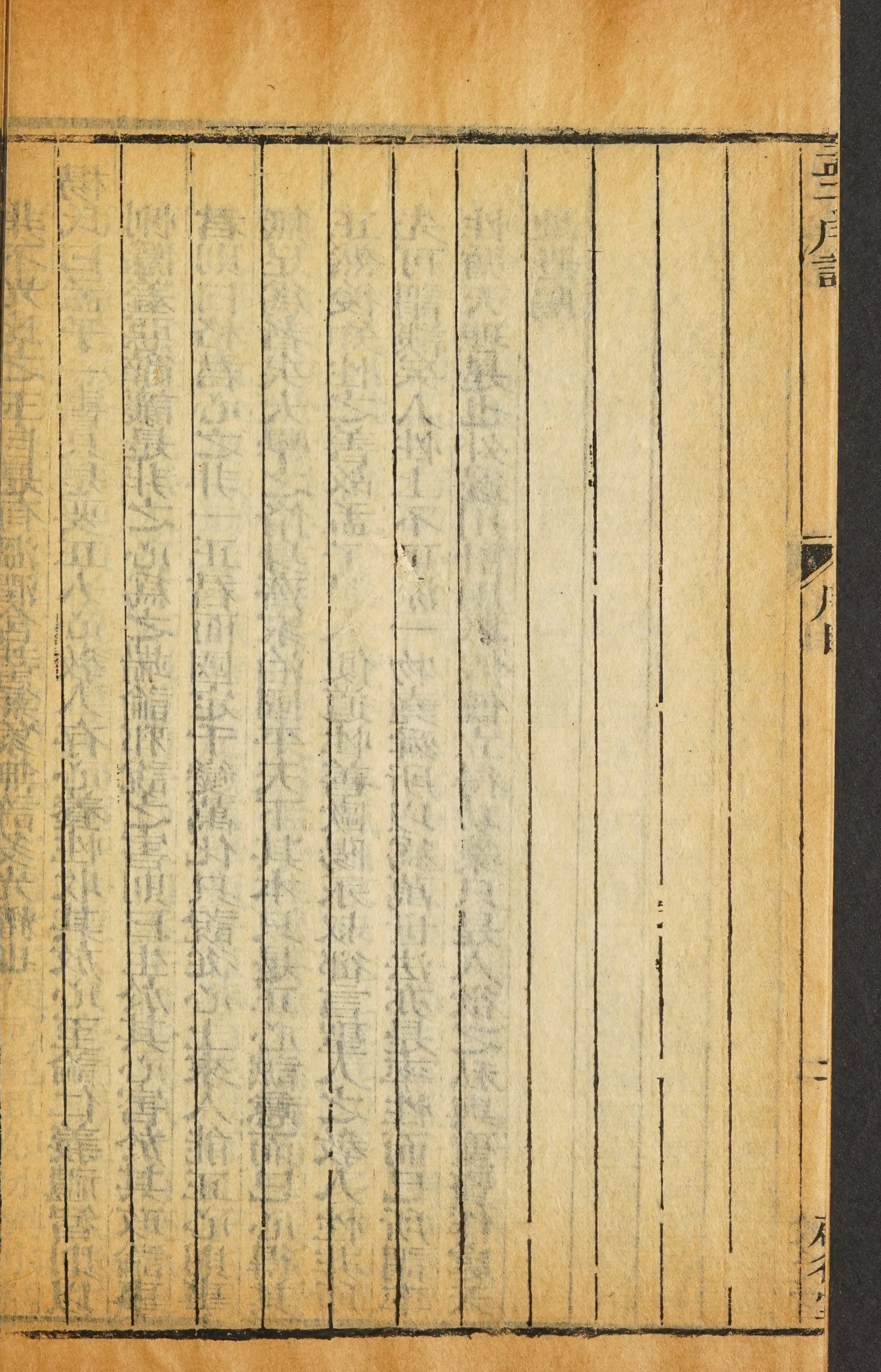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

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蒿菴兩先生鑒定

孟子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

孟子卷之二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男麒錫作三
孫嗣績陞懷
曾孫廷棟隆吉　廷翰汝霖
元孫丕烈　顯烈　仝較訂

此章揭仁義以闢功利爲善正梁王意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即爲經濟甚重而先闢利者以戰國之君中於利已深空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信故反復指陳利害以曲引於仁義何必曰利二句爲主骨下下兩節申明之末節結應起處前虛後實王言利字是虛字孟子借以作利害之利以闢之○仁義乃治天下之大道而敗之者利也戰國時君大夫士惟知圖利何况庶人惟孟子抱仁義之學欲以濟世而無如時君不知尊信故以

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

道自重寧守不見之節及聞梁王招賢以禮或者可與有爲於是自鄒至梁以見之王問曰叟鄒人也自鄒至梁越千里矣寡人向聞叟名私竊慕之特恐叟以梁爲遠而未必惠顧乃不意竟不以爲遠而辱承來臨夫豈漫無所挾持而浪遊人國哉亦見夫吾國大有可爲而至之以展其長也吾意叟今日將必有奇謀異策以致富強而利益於吾國亦如朝秦暮楚之徒乎孟子對曰吾聞人君不言有無王旣儼然立臣民之上而爲王則王有王之道王有王之體何事不可言何必開口便曰利乎夫利不可言吾爲王計亦惟本王心所固有而取不盡用不竭如育德愛民之仁制心制事之義爲王之所當務者言之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也乃王不言仁義而急於言利者夫亦未睹言利之害也吾試爲王陳之夫一國之上表率者唯王下而有大夫士庶人皆視王以爲則傚者也故凡事上一行而下即效況

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

利又人情之所同欲乎王若惟利是求心口相商曰何以取之臣民使利吾國以開其端則大夫便效尤而曰何以取之君民以利吾家士庶人亦效尤而曰何以取之於世而利吾一身是上與下交相征取財利矣夫利不能兩得得在上則失在下非所以安下而下危得在下則失在上非所以安上而上危矣國危何如蓋弒奪從此起也將見天子萬乘之國有爭利而弒其君者必千乘公侯之家而萬乘危公侯千乘之國有爭利而弒其君者必百乘大夫之家而千乘危盖地位相近凌奪易生必然之理也夫先王制地定法其君萬乘而臣取萬中之千焉其君千乘而臣取千中之百焉不爲不多可以相安而饜足矣上下相安於分之所當得正義之所在當以是爲先而不可後也苟上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下亦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將利心橫恣靡有止極不至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不饜足所謂

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國危如此而實自王倡之言利不獨失利而害隨之如此此所以利不可言耳夫至弒奪則遺親後君矣何如舍利而謀仁義之爲得哉仁義乃爲君之道即使無效猶將爲之而况必有其效乎蓋上與下同此固有之仁義特上無以倡之故下無所觀感苟人君平日所爲於凡事之有殘於下者必不忍爲則上仁矣上止自盡其仁未嘗曰吾將使下其興於仁也然天下見君如此皆曉然於殘薄之不可爲而趨於仁仁莫切於親自相與愛其親故不仁而遺其親者有之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人君平日所行於凡事之不宜於下者必不敢爲則上義矣上止自盡其義未嘗曰吾將使下其興於義也然天下見君如此皆曉然於傲僻之不可爲而趨於義義莫切於君自相與敬其君故不義而後其君者有之矣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夫一務仁義而大夫士庶人之遺後俱無以覩彼弒奪者爲何如而仁義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狥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之利可信矣合觀求利之害若彼仁義之效若斯可見天理人欲之間關於治亂安危者大矣王之謀國必甚惡夫弒奪而甚欲其不遺後者也然則為王斷之亦惟曰今而後吾力行仁義以倡下而已矣何必再曰利哉孟子斥利而崇仁義如此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導之正惠王宜翻然悔悟舉國以聽之而惜乎汩於利視仁義之言為迂徒虛此孟子之一見也夫

此章見人君當公樂於民意關鍵只在偕樂獨樂四字君之賢否由民情而見君之樂否亦由民情而分〇人君但當愛民不當耽於遊玩乃戰國之君恣行逸欲進言者必正言以遏之則

〇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

不近人情而難聽故不妨就其遊玩之樂而進之以愛民如孟子之言於沼上是已孟子至梁時嘗進見惠王適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夫馳情玩物嫌於喪志以此未免有不安於中故疑而問曰寡人不勤國事而以此遊觀爲樂甚非賢君作爲但不識古之賢君亦嘗於政事之暇偶爲此玩物適情之舉乎孟子對曰王意謂賢者不樂乎此若樂乎此必不賢者也以臣觀之正唯賢者而後能樂此耳彼不賢者雖有此可樂者亦不能樂也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不觀諸文王乎夫文王所稱賢者也使賢者不該樂此則文王亦必不以此爲樂矣乃吾觀周詩有云文王經始乎靈臺方其經理此靈臺之地營謀此靈臺之方向規模但見庶民相與攻治之協力共勸不日之間已成之雖其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踴躍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臺下有囿王在靈囿但見麀鹿馴伏而不驚麀鹿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

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沼中之魚於美哉其充牣而跳躍之致甚可觀也凡此洵足供王之樂也詩言如此而吾因之有感矣文王當日爲此臺沼何以爲之以民力爲之也夫文王甚愛民者也民力又民之所甚愛惜者也乃文王竟以其民力爲此臺之高沼之深而不之顧宜乎民以爲厲己而怨咨載道矣而反趨事速成相與歡樂之爲且加以美名稱謂其臺曰靈臺稱謂其沼曰靈沼以其倏忽而成若有神靈相助而然者而又且樂其臺下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鼈相與歌咏之民樂文王之樂如此而文王豈能樂矣此何以故豈文王之微結於民而然耶豈民之私媚於文王而然耶非也蓋因古之人平日愛民與聚勿施使民亦皆有其安居土物之樂是與民偕樂也夫以君之尊而先樂民之樂如此民獨何心而不思有以成君之樂乎然後知文王之能長享其遊觀

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亾民欲與之偕亾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之樂者爲此故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已可信矣若不賢者之雖有此不樂則何徵哉觀於夏桀之事而可見昔夏桀無道湯伐之其誓衆之詞曰桀嘗自比於日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亾吾乃亾耳夏民怨其虐故亦指日爲言曰是日何時而喪乎女若喪亾予即及女偕亾亦所甚幸民欲其君亾之甚如此何哉以桀平日但知獨以臺池鳥獸爲樂也然不恤其民使民矣其樂至欲與之偕亾則萬民離叛亾可立待此時雖有臺池鳥獸君豈能獨享其樂於上哉臣所云雖有此不樂者可信矣王能救桀之獨樂而法文王之偕樂則即日樂乎此亦何害歟孟子因機而導如此眞善於規勸者也

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道不得以小惠而責望於民歸重在末二句與王問何也二字緊相呼應蓋不罪歲而罪已自能盡反平日好戰畜獸之積習爲慮始觀成之至計大意謂治貴因民不貴移民在平時不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較民數貴廣恤天下不貴轉移一國盡心二字通章之主次節先責其不盡心三四節實示以盡心末節復實指不盡心之實而勉以盡心何也曰氣隱然歸咎歲凶把自已虐政殺民倉廩不發等毫不自反因天地盡法制不是先後相懸乃次第舉行意重農穀魚鼈材木差輕重養生喪死差輕喪死包祭祀棺槨盡法制重養上教以輔養複進七十二句兼孝弟在內○人君能以王道爲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

治則澤徧天下且以致王何慮凶荒始憂民寡私恩小惠且不足言何況以民濟民而實無惠及乎何梁惠王之昧昧乎此而猶以盡心自矜也其言曰人君治國貴盡其心而心正不易盡也若寡人之於治國憂勤撫字蓋已竭盡其心焉耳矣何以見之使當凶荒洊至民不得食諉之年歲使然而聽之便爲不盡其心寡人不忍也昔吾河內凶荒而河東則熟寡人欲救此河內民生乃下令既移其壯者就食於河東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後河東又凶寡人不敢厚於河內而薄於河東又欲救此河東民生下令以河內之故事行之故移民移粟河內然而河東亦然寡人之於國也如此豈不可謂用心者乎夫用心愛民者必得愛民之報或者凡屬人君皆能用心於民則不獲報宜也乃察鄰國所行之政無有一人如寡人之用心者則鄰國之民宜離心而加少而竟不加少寡人之民

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宜歸心而加多而竟不加多以如此用心而終歸無益其故何也歲實禍民民卽不德寡人而寡人亦可告無罪於民矣孟子對曰民不加多自有其故何必罪歲王欲知其故吾且喻之如戰危事也何足好而王則素好之矣事非出於素好則未悉此事之情形何知與此事一類之情形故請卽以戰爲喻戰以金退以鼓進非鼓不能作士氣故方戰之始主將必竭力鼓之而其聲塡然盈滿於耳則兩軍俱進而兵之鋒刃旣相交接將勝敗必有所分敗則必走將見甲以衛身而不便於走則必棄之兵以克敵而亦以拒追則必曳之走之遠近走時初不自知及追者旣遠而後敢止止而後其相顧盼乃見或有百步而後止者或有五十步而卽止者當抱頭鼠竄之時喘息甫定方將交相自愧其怯自懼其罪之不暇而何暇笑人不意彼五十步者反自夸其勇爲勝於百步若百步之止亦倖生於吾而以己笑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

彼焉則王以其笑為何如其可笑不可笑王必知之深矣王曰不可笑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敢死為勇今敗北逃生如此何可笑彼五十步者之笑意謂彼百步而吾不百步也殊不知彼直怯於走或後於走而不百步耳豈彼百步者為走而是五十步者獨非為走乎亦同為敗軍之走其罪必不獨末減也故吾以為不可笑孟子曰假令王於此之情形而不知則何論乎此之外如既知之則亦可例觀夫移民移粟之事矣夫移民粟特小惠耳鄰國連此小惠不行固為漠視斯民而不盡心一百步之走也王僅行此小惠無異漠視斯民而不盡心一五十步者之走也而猶欲望民之多於鄰國猶夫以五十步笑百步矣故知人知己則無望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為盡心非行王道不可移民移粟則以民耗民故民愈匱若行王道則人人自利故民自充移民移粟則救於已荒而務其末故止暫免死亾若行王

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

道則備於未荒而厚其本故能久享安樂但王道不能一時卽備當先舉其救時之急而後次第行之則有天地自然之利在在上之人樽節愛養之耳如穀食爲養生之主而穀出于農農資乎時使時而違焉以徭役妨農功則穀無所出而主食安得不匱故卽未能遽有口分世業而但且息事寧人使之不違農之三時而盡力於耕穫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也佐穀者有魚鼈之食魚鼈生於洿池使數罟入焉而一時盡取之則物生不繼而佐食安得不窮故卽未能頓有畜養蕃滋而但且設爲明禁使之不用數罟以漁而取大遺小以待後取則不時有供魚鼈不可勝食也有食不可無材木以爲用材木出於山林而執斧斤以往樵者必有其時使草木尚未黃落入而採焉則不能生長蕃盛而用安得不乏故卽未能廣爲種植而但且下令國中使之必以時至後伐則材木日出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鼈

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

材木可資以養生亦可資以喪死而如其不得則民心必將抱憾今既不可勝食勝用是使民飲食宮室以養生祭祀棺槨以喪死皆得以遂其心而無不足之憾此而無憾則民心慰矣王道以慰民心爲本先樽節愛養以慰民心於一時猶是權宜之計非經久之圖然必民心既慰而後可爲經久之謀故王道僅以此爲始事也始事稍稍就理隨即舉行法制品節之詳以裁成輔相夫始之所未備則不外養以爲主而教以濟之養莫要於去其飢寒足其衣食前此衣未及謀今則不但爲之謀衣而幷欲使五十者盡得以衣帛是非樹桑不可樹之無地亦不可爰制爲五畝之宅其宅二畝半在公田內爲耕穫之居二畝半在邑聚內爲農隙之居鄉民屋舍有限牆外尚有隙地飭令小民各自樹桑其上以飼蠶繅絲成帛而五十者可衣之以煖矣不待臨時而慮其衣方爲盡心於衣前此肉僅得之水族今則

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

不但使給於水而并欲使七十者盡得享於隆是非家畜不可畜之不備亦不可爰制令爲雞豚狗彘之畜使所畜當孕字之時戒民無爲宰殺致時之有失則肉食常充而七十者可食之以飽矣不待臨時而慮其食方爲盡心於肉食前此雖無飢者而未有定數今則可使數口之家人盡無飢是非有常業不可爰制爲百畝之私田以授一夫世爲耕種而其耕耘穫之三時又斷勿有征徭以奪之則穀出而戶有蓋藏合家可無飢矣不待臨時而慮其飢方爲盡心於穀食然有養而無教則民不知禮義子弟不知服勞於父兄而淫僻之下養亦不能終保爰設爲庠序於鄉師儒爲之謹飭其教而邪說僞學不得惑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而至孝親悌長之義爲最重則不憚反覆申明之使知其事之所當然并識其理之所以然不特俊秀之在學者如此即凡在鄉民皆得圜橋而聽焉民熟聞其義皆知愛

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

親敬老而頒白之老於首戴背負之任自有少壯代之而不與爲之矣教以濟養方爲無不盡心於民夫如是之盡心止盡君道非望民心感激而歸附然爲治而至七十者盡衣帛食肉享子弟之孝弟黎民縱不得常用帛肉而亦盡不飢不寒則民皆戴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而王矣然而猶或不然決未之有也是王道之成也自始至成無不舉行是宜盡心今梁則不然平日所行無非虐政聚斂以養狗彘但知供己之庖廚致令狗彘反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制既有以致民之死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以賑之使民相蠶食又無以救民之死至民人死而不加多則又自諉而他咎曰非我之死之也歲死之也是何異於親自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之殺之也兵自殺之也兵不能代操兵者之罪則歲豈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今而後誠能悔其罪歲之非而無望加多第深罪自己不恤民而行小惠則自能力

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行王道。有始有成。將歲無凶荒。即凶亦無害。乃眞爲樂國。天下之民聞風慕義。斯盡至矣。豈特多於鄰國而已哉。不然徒恃移民粟以爲盡心。臣恐鄰國將爲五十步之笑也。孟子曉之如此。梁王宜知所盡心矣。

此深警梁王之不仁。與前章導其行仁。總見虐政當除意。吃緊在爲民父母一句。極言虐政殺人之慘。以戒其忍心。醒之以爲民父母之義。以動其不忍之心。總是深於教王處。形以挺刃。甚以率獸。懼以無後。皆以明虐政之禍人自禍。最爲深切。戰國之時。虐政殺民甚矣。虐政不除。仁政終無自而行。虐政之慘未悉。則其仁心終無由而動也。教時君者。必有以動其仁心而後可。故梁王一日謂孟子曰。行小惠不若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歲。夫子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夫子倘不肯盡言。必謂寡人於夫子之教。勉强承聽而已。不知寡人豈敢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

如此敢佈腹心實願安意以奉承至教幸勿吝指示可也孟子以仁政前此言之詳矣乃復舍之而他求夫復何言亦唯以殺人之慘言之使其感悟而仁政庶幾可行故對曰臣觀今日一嗜殺之天下也甘心殺人而不悔則仁心安得不日就消亡故臣今且以殺人之慘爲王言之殺人之事無窮而有以梃與刃殺人者取二者較之其殺人之慘有以異乎王曰梃殺身完刃殺身缺似乎有異而實則同致於死地無以異也又問曰又有以刃與政殺人者取二者較之有以異乎王曰刃殺有形政殺無形似乎有異而實亦同致於死地無以異也孟子曰雖曰無異而政殺實更慘於梃刃梃刃止殺及一人而政殺則徧於羣生今王但知侈於自奉不恤民生而厚斂以養禽獸使庖內有肥肉之供廐中有肥馬之乘民則財窮家破皆有飢色因而餓莩滿野王雖曰非吾飢之莩之而獸奪民食以至於死此乃王

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

率領禽獸以食人也虐政殺人之慘豈非更甚有仁心者得不惡之乎獸相食且人惡之况獸食人則異類相殘過於同類而反不惡必非人也且王與凡人更不同分雖爲君而情實爲民之父母顧名思義自當盡爲民父母之責而盡之唯在行政之仁乃今所行之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以子民之責反爲殘民之事爲民父母之名惡在亦甚忝厥責矣况乎虐政殺人不特忝責難以問心抑且必取後禍昔仲尼有言曰始作木俑以從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無後乎仲尼惡之如此其意何爲爲其作俑儼然象人而竟用之以葬也夫象人以葬未至直殺人猶爲可惡如之何斯民本是無患而忍於剝民養物使之飢而死也人情痛而惡之更當何如其取禍必覩無後而更烈禍人自禍如此能無大懼今而後王勿行殺人之政以盡爲民父母之責此則臣之所再陳諸王者也王果願承之否孟子言之

一己之欲而不䘏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

直切危悚而王終褎如充耳奈之何哉

此章言仁民即所以自強而洒恥意百里可王通章之旨施仁三節申明之末節結應可王句只重施仁省薄正施仁處下逐句生出都從省薄來須從撻秦楚逆捲而上則順落到可使便勢如破竹脩字內兼崇尚舉行二義制梃甚言樂効命意非眞斬木揭竿之謂彼奪節與施仁節相對陷溺節總承以斷之誰與敵以敵民言無敵以敵君民言勿疑指百里可王不指仁者句。國無強弱以民爲本民無向背以仁爲歸梁王不知恤民徒欲用民於戰以强國而問於孟子曰寡人撫有今日之國勢而深有感於昔日之晉國矣吾晉國其在先人如遠而文公創伯以來近而文侯振興之日最爲强雄舉天下之國莫有如之者焉其事彪炳史冊傳述故老固叟之所素知也當時寧吾辱人無人敢辱吾雖能強若齊若秦若楚皆吾晉所鞭箠使之而素

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

所畏服者也不意傳及寡人之身運際艱難大不如前東與齊人戰於馬陵反爲孫臏所敗太子申督軍卒至死焉西與秦戰少梁以亡侵凌不已割河內以請和其喪七百里之地南與楚將昭陽戰又遭敗亡爲其所辱向之甘拜下風者今反進而居上向之稱雄無敵者今反退而居下喪盡晉國餘威寡人大負羞於先人矣能無恥乎今願發憤爲雄興師問罪轉敗爲勝反辱爲榮爲死者一洒其恥方爲快心但憂喪敗之餘國勢方衰兵威不振苦無良策夫子胸藏兵甲明而熟於計將來如之何經營籌畫則可洒此恥而無難願夫子明以教吾孟子對曰王今者慮喪敗之餘土地狹小難以雪恥乎而以臣論之則大不然但患王不能自強耳臣爲王策若有志自強則地即方廣百里而立綱存紀固本培源即可以王於天下昔商以七十里興周以百里造乃明徵也況今之梁地尚有堂堂千里乎何患難

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

於雪恥也百里何以可王非行仁政不可蓋國不強於戰而强於政并強於政之仁王爲秦楚之堅甲利兵所挫以王徒以威驅民於戰而不施仁也仁政多端在先去其不仁之政卽是行仁所在而凡爲仁政便次第可行王今日驅民之壯者以敵秦楚而不知此民平日之心皆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悖逆父兄怨恨長上此民平日之身皆失耕失耨飢寒逼迫總因國家刑罰煩苛稅斂厚重力疲財竭之下無暇力田而又安暇講求禮義則臨敵自必望風而靡矣王今而後如果欲施仁於政於五刑五罰勢不能除但反其煩苛者而簡省之於穫稅賦斂勢不能免但反其厚重者而輕薄之科條約期民命無傷而有力以爲耕耨征求靜則民財餘裕而有用以爲耕耨犂地之深去草之易而秋成有望老幼皆樂其生不必嬉戲遨遊而手足勤劬之下自覺身心之際自有餘閒於是率此壯者以其暇日脩明其

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孝親悌長忠以存心信以制行之道脩之於上則躬行四者使知觀感脩之於下則禮教四者使知遵循於是入而在家皆知以此四者事其父兄出而在國皆知以此四者事其長上施仁如此則民心皆感恩戴德願効死力於王不必秣馬厲兵卽斬制梃杖以當秦楚之堅甲利兵亦可使之摧鋒陷陣而撻之有餘矣況王之甲兵猶不甚下於秦楚耶秦楚之堅甲利兵銳不可當而何以制梃可撻則以彼秦楚之君恣行不仁之政刑苛賦重日事疆埸而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而死兄弟妻子離散不保而奚暇治禮義夫以彼秦楚如此暴虐直是陷其民於阱溺其民於水民怨之深矣王於是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暴虐之罪彼民方欲借王抒怨樂歸之不暇夫誰有與王爲敵者乎此彼之堅甲利兵所以無用而吾之制梃所以可撻也故古人有曰君爲仁者雖有強國悍兵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不能自存故可無敵於天下即此言觀之則知我百里可王之言並非迂闊之言王請勿以為疑而決意施仁以自強則亦無敵而王矣何區區雪恥之足云孟子此策真出萬全勝算而惜乎王之不能用也

此章見止亂只在乎不殺只重不嗜殺人四字通章皆出語人之言不是勸君之短亦非閒閒評論只為當時人君習成嗜殺故特語之以示訓定以勢言一以權言孰一之孰指君孰與之孰指民天下莫不與虛講下至末正莫不與處人牧二字亦是眼目通段當以君仁得民為主串入喻意望以心言歸以身言○古今之治術不外仁民而人君之能否卜之言動孟子見梁惠王而不遇或者遇之嗣王未可知於是惠王子襄王嗣位孟子見之蓋欲觀其言動以覘吾道之興廢也不意襄王容貌辭氣之間便有輕躁嗜殺氣象不當人意蓋將去之而與王一段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議論大足針砭時君不可不使人知之故出而語人曰凡人君體度能持重不佻起人敬畏言語能從容詳審近理着己方能有爲今吾進見新君輕佻嫖嫚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而卽之不見可畏之儀言語又無次序卒然急遽而問曰今天下七雄紛爭其勢不定甚矣如欲干戈止息將惡乎景象惡乎地位而後可定也此語問得侈大不經而吾且據理對之曰天下勢分多國則擾權歸一統則寧蓋定於一王又問曰一統則定固也而欲一之恐未易能夫子試看此七國之君之中孰則能統一區宇者乎此問隱有自負意矣而吾亦據理對之曰今時君之不能統一天下者以皆嗜殺人故也刑罰稅歛興兵搆怨何莫非殺人之具今皆好黷用之而無厭民之受其殺者方怨之入骨視之如仇豈能徒以兵力可兼併若有一人出焉動以生民爲心救民爲事而不忍戮一無辜斯眞爲不嗜殺人者則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

嗜殺之君自不能與之敵而爲民請命倒平禍亂一統天下矣王又問曰不嗜殺人者雖有能一之資亦必待民盡與之而後可無如當此之時君各制其民民各受制於君孰能去來任意相率歸附耶吾即對曰民豈有不與者哉不特一方即極之天下之大莫不向風慕義而與之也王疑不與意謂民即欲與有人焉得而禦之乎是大不然夫民情王猶未悉苗情王所易知王知夫苗乎苗本欲興豈願槁故喜雨而畏旱乃竟旱於七八月之間苗安得不槁幸也天心仁愛忽欲雨先作雲而油然者遂爾沛然則浡然興者即在苗矣苗興如是孰能禦之而使不興乎夫民情猶苗情也苗望天之雨而民望君之仁苗畏天之旱而民畏君之殺一也夫天之設君本以爲人牧而今天下皆嗜殺之君民之受其荼毒猶苗之槁於旱也當此之時如天生一不嗜殺人之君出焉爲之反其殘暴而以慈仁一如天之作

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雲下雨於久旱之餘而此時天下之民向風慕義願爲臣妾皆引申其領望其來救於水火之中如望雨一般矣誠如是望之切則身雖未歸而心已歸心既歸而身焉有不歸討罪之師未至則相率而潛逃於樂郊討罪之師既至則相率而倒戈以投順其歸也猶水之就下沛然一往疆圉不能限法令不能威人不能禦苗之浡然興又誰能禦民之孳然興哉久旱易爲雨勞民易爲仁其情一轍故曰天下莫不與也吾雖與王言而容貌辭氣如此欲其爲不嗜殺之人牧不可得矣雖然孟子此言誠千古一天下者之定論辟君可勿省諸

此章是斥伯崇王欲王察識此不忍之心以擴充於仁政而制恒產以保民意心所涵爲德所用爲術所推爲恩所布爲政而總原於不忍曰此心是心斯心處處醒出不忍原頭以動之保民而王通章之冐下分五段看首節至是心足王是許齊王不

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忍之心足以致王以下至遠庖廚是啓王察識此不忍以下至善推所爲是啓王擴充此不忍以下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不若反本而施仁以下至末是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也齊王志在大欲開口便問桓文事卽含下闢土地等保民卽德逃易牛事全要得他不及計較處是心足王要形容得撫摩尊附無災禳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光景方得足字意隨設言百姓謂愛以與不忍相較一以明果出於不忍故足王一以明理欲相反毫釐千里使自度以認取本心誠有節依樣葫蘆只要解脫愛字絕不自覺無窮不忍出來有歸咎百姓意故復爲百姓解脫而難之使察識王笑下仍解不出只得認了愛字以自伏罪故下護以無傷而爲之解之見牛未見羊滿腔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引君子只爲仁術作証不重戚戚與下快字暗映正孟子斷其足王處所以合王一問甚

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緊切與是心足王相照應有復下只因齊王認保民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知所用力處說他不爲全是教他爲今恩兩難一是難易顛倒一是先後顛倒兩獨何與一是起下不爲一是起下興兵構怨用恩與推恩有別推是用中之次第老老節正是心足王實落處首二句即是舉斯加彼引詩特明此意以上泛言其理推恩四句方就不忍實說老幼及人如運掌處下又引古人証之增一善字以足推字意運掌以行言不作效說推恩從本體上推出非從牛推善推即在舉斯加彼內特點明於此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理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與上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反對便明與甲兵三句串說肥甘等故作波瀾以起闢土地等非認真語曰殆有甚曰後災令他向來一點雄心不得不消滅下來明君節只重制產不重驅善第二反本是起下制產不是結前案五畝

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

節正明君之制、只重制產、然亦在經畫區處勿奪勿失上、非以授田遂爲恒也。衣帛食肉、應上仰事及人之老；無飢、應上俯畜及人之幼；庠序一段、應上驅善從輕；教在養中、不平總之、俱從不忍區畫出來。通章千言萬語、不過是欲察識此不忍之心於未發之初、擴充此不忍之心於已發之後、而行制產之仁政。

古今爲治、惟在愛民、而愛民惟恃王道。乃自王政既遙、目井田學校之治爲迂闊、而惟伯術之是尚也久矣。故齊宣王特以此問孟子曰、五伯迭興、桓文爲盛、其功雖著於後世、而其事未悉於今人。夫子通今博古、其取威定伯之事、必知之熟矣。不識可備言之、使寡人得聞之乎。孟子對曰、古人之事已往、必有誦法之徒相與稱道之、以傳於後世、後世之人方得聞而知之。今王欲爲桓文、而臣學本之仲尼。當時凡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無人道之、是以經營伯業之事、後世無傳述焉。臣未

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之間無可言也若王欲臣言之意不止則惟有王天下之道爲仲尼之徒所稱道不絕傳至於今而臣因得聞之庶可爲王言乎王曰王道尚矣然必德盛者方能行之不識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孟子曰王不甚難德亦無須甚異蓋王道雖大其要只在保民人君果能將斯民愛護安全之德郎莫大矣而以是致王天下莫有能禁禦之者也王曰保民亦人君之大德未易能也不識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吾可保民人不知之吾不自知而夫子獨知之是必有由請問夫子何由而知之對曰臣非無由也嘗聞之王之臣胡齕之說矣齕曰王一日坐於堂上其時有一牽牛而過堂下者王望見之問曰汝牽此牛何所用之對曰將牽去殺之取其血以塗鑄鐘之釁隙王曰汝其舍此牛勿殺可也此何故吾見此牛之狀甚是觳觫而貌其懼意若以爲吾本無死罪而今妄就死地者然吾心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

中甚是不忍其如此故着汝舍之對曰牛既舍則將廢釁鐘之事歟王曰釁鐘大事何可廢也有法於此另以一羊易了此牛釁鐘龍胡齕語臣如此不識王果有此事否王曰此事有之對曰然則臣知王之可保民即由是矣王道不外保民保民不外一心今是易牛之心無他夾雜無人阻撓亦無人勸勉而自然勃發不能自已直達之事爲則用是心以滿其分量儘足以愛護安全斯民而成王業矣柰是心之妙齊國百姓不識其眞互相揣測皆以王爲愛惜此牛之費也若臣則固深知王之見牛之觳觫而心實有所不忍聽其死也夫愛與不忍公私相懸甚矣臣知王之不忍而非愛王反不知此不忍之公心之大可用而足以保民之故乎王曰夫子謂我易牛之心爲出於不忍然也眞深知寡人者矣謂百姓以吾爲愛想百姓誠有此譏議之言者吾獨惜百姓之愚也天下固有此愛一牛之費者而獨非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

所論於吾彼匹夫無寸土不得不爾若吾撫有齊國雖止東方一隅猶爲褊小而亦堂堂千里有餘豈少此一牛之費何鄙吝至此而愛之卽爲吾直心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迫欲救之故不得已而以羊易之也乃不蒙見諒而反被惡名何百姓之愚而妄議一至於此孟子曰王此言大有怪異百姓之意矣然王愼無怪異百姓以王爲愛之言爲不經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其迹實似乎愛彼百姓耳愚昧有素只知形迹惡知王心之不忍故不足爲異王欲使此心不爲大小所掩只要轉就牛羊之有罪無罪察之王若隱痛此牛之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請問王何所別擇而不忍於牛獨忍於羊乎王能解此則豈特可解百姓之嘲并可知足王之故矣王乃自笑曰是以羊易牛之心吾自爲之吾固應知之而今思想起來誠不知當日何心而獨忍於羊哉吾實本非愛惜牛之多財則

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

不該以羊之小易之而貿貿然竟易之以羊也我誠誤矣作事顛倒且不自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牛也承夫子教只可自悔何敢復怪百姓孟子慰安王心而代解之曰以小易大難解百姓之疑王以為有傷於譏議乎而臣以為無傷也使王果獨忍於無罪之羊則仁心有欠或者有傷而是以羊易牛之舉正王心之仁無所不愛故雖事當兩難之際而能斟酌變通生出智術以善處之乃仁術也使得遂其仁心於牛而亦不致汨沒此仁心於羊何慮有傷於百姓之譏議夫牛得生羊已死何為無妨於王心之仁無他牛之觳觫王已見之則不忍之心勃發羊之觳觫王未見之則不忍之心尚隱苟一見之仍舊勃發而不忍死之矣故易之則兩全若不易之則已發者亦歸澌滅尚何論乎未發者故曰是仁術也可見此不忍之心是於中者取用不盡只要善處於臨時亦不可不預養於平日而養之可以見

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術焉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時之恐懼聞其死時哀號之聲即不忍食其就烹之肉而祭祀燕享禮無容廢又不得不用禽獸是以君子平日常疏遠夫庖廚蓋不遠則見死聞聲習慣如自然必將忍心漸長而不忍之心漸消故遠之以培養此本心使滿腔充足則一有見聞即便勃發多方處置而爲仁之術廣矣王今所爲正合君子臣爲王說之王可恍然有得於心矣王果得心而說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正夫子之謂也心在他人予非他人何由忖度得出而夫子見事明亮見他人之心如見己心詩言眞足移贈夫子夫易牛之事誰行之我乃自行之也則以小易大之故反而求之吾心何難得之而竟不然正詩所言他人有心而不能自忖度也吾誠愚矣夫子即詩所云予也而反以見牛未見羊明白言之將吾不忍之初心不覺打動戚戚然宛如堂下觳觫

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形狀復在目前一般非夫子能忖度之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此一點之心甚微王道甚大濟得甚事夫子卻說足以致王必有所以合於王之故矣不知何道而使吾固有之心日出無窮也其道在用恩而驟言之王將自諉於不能爲故先設問以醒之曰王欲知此心合於王之道吾先設一喻於此而王試審之有復白於王者曰百鈞至重吾力足以舉之一羽至輕而反不足以舉之秋毫之末至細吾明足以察之輿薪至大而反不足以見之王於此言則信其力與明之果有是而許之乎曰否人未有能舉重而不能舉輕能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何爲許之曰王既知此則知是心之合於王亦無難事矣蓋物與人異類用愛頗難民與吾相親加恩甚易今不忍一牛於其難者恩足以及之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於百姓之易者保之功反不至是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易其所難難其所易其故獨何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歟欲知其故觀之不許白王者而可見豈有不舉一羽不見輿薪之故王既知之而不保百姓之故王反不知耶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其力爲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其明焉而因是以知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其恩與是人一般焉不用恩因以不王故王之不保民而王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之而不能也王曰夫子謂我是不爲非不能則不爲者與不能者固甚異矣然其所以異之形狀則吾未知也敢問其形狀果何以異曰此其形之異何難明吾試爲王喻之如太山至重難挾北海至大難超而况挾之以超乎有人焉指是以語人曰我不能挾以超是誠不能挾以超也至於爲長者服勞至易服勞而如折取一樹枝更易有人焉以是語人曰吾不能折是則不肯爲此折枝也非不能折枝也不爲與不能之形其異如此知此則知王不保民而王之故矣王之不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
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
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
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
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
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
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
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
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
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而阻於不能也乃是折枝之類而
安於不爲也有斷然無疑者矣然則爲今之計只在用恩而已
而用之之法要以漸而推方爲善用其事甚易所謂保民只要
保民之老幼而欲保天下人之老幼不在遠求只在吾之老幼
天下人與吾同此孝弟慈之心吾未有不欲盡吾孝弟以老吾
老者卽知人心亦然而推吾此心以廣及於人之老使亦得以
安養其老吾未有不欲盡吾慈以幼吾幼者卽知人心亦然而
推吾此心以廣及於人之幼使亦得以生成其幼取之至近而
不竭用之順利而無阻恩之及於天下也直可如運行一物於
掌中之易如不信其易請觀之詩詩云文王以己及人始而爲
刑法於寡妻繼而惠至於兄弟由是以達於撫御得所自家之
近而訖於邦之遠詩之言此何言哉蓋言彼寡妻兄弟家邦之
得所非別有以加之而然也只在文王之一點仁心舉斯仁心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以加諸彼耳加之寡妻則妻正加之兄弟則兄弟和加之家邦則家邦治而已矣有何他道而不如運掌也故知老人老幼人幼之恩即在舉斯老吾老幼吾幼之心漸推之以加於衆人將仁恩所及包含徧覆遠至四海皆足以保安之苟不舉斯老吾老幼吾幼之心漸推之以加於衆人則殘忍所及衆叛親離近如妻子且無以保守之保不保之相反如此則愈知恩之不可不推而能保四海者其惟古堯舜禹湯文武之人其人能此固大過後世之君矣而其所以大過者豈有他異人之作為哉亦惟取所為用恩者推致之極其善自近及遠自易及難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序不紊而已矣今以能用恩之王而法古人之善推則必功加百姓而後及於禽獸乃竟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先其所後後其所先若此者獨何故與是必心有所受蔽者矣王不去裁度之耳不度何知其先後之序夫推

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
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
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
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
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
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
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
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

恩有先後猶夫物之有輕重長短欲知輕重之質必權衡焉然
後可欲知長短之數必尺度焉然後可凡物不齊之致皆有輕
重長短其要去斟酌皆必權度然後知之物且皆然而況心涵
萬理爲一身之主宰爲萬事所待理茍不以當然不易之理稱
量事物之先後緩急如用權度於輕重長短一般而但冒昧應
接必將倒行逆施貽害蒼生禍及家國以視輕重長短之物之
不知所失之大小何如故心之須度更甚於物今王不忍一牛
而反忍於百姓茫然不知皆因心無權度之故故臣請王度之
王不自度臣爲王度之王必以保民爲不足快心而別有快心
者在意者抑將興起甲兵驅卒士武臣於戰而危亡之以凌侮
諸侯與之構結仇怨於不已然後快於心故無暇爲保民計與
夫牛無罪而死以爲痛心士臣之貴且衆視一牛何如乃不諒
其無罪而反危之以爲快心此心之權度何在而不度之耶王

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
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
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
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
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曰否吾非爲興兵構怨而不恤民士臣之危自然更慘於牛吾
何爲快心於是而不得不用士臣以興甲兵者只爲吾自有大
願欲存焉將以是求得之故也曰王之所爲大欲可言之使吾
得聞與王恐言之而孟子以爲夸大不便自言故但笑而不言
孟子故詰之曰王不言吾試揣之人情口欲肥甘體欲輕煖目
欲視采色耳欲聽聲音使令於前欲便嬖而足則快心不足則
不快心王今於數者不過齊國之產非殊方異域之所來則猶
爲不足不得不興甲兵以求之王之所爲大欲得無爲是肥甘
輕煖與不然抑爲是采色聲音便嬖與吾思王之諸臣皆足以
供之矣而王之欲豈爲是哉王曰否是何足爲大欲吾不爲是
而求之也曰王所欲旣不在是然則王之所大欲可揣而知已
蓋欲開闢土地使秦楚大國俱臣服而來朝儼然一統內臨莅
中國之大而外鎮撫四夷之遠也此豈可謂大欲但所欲旣大

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
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
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
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
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
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
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

則所挾以求之者亦必大而後可今以若彼興兵構怨之為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欲取而譬之猶夫欲求魚乃不求於水而緣彼木以求之也必不得魚矣其能得大欲乎王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雖非必得之事然古之得天下者不能盡舍征誅今夫子比之緣木求魚若是難道不可得果若是其已甚與曰王以吾言為甚不知以此較彼則王之所為豈特如此之甚殆將更有甚於此者焉蓋緣木求魚則不得魚固也然雖不得如是而已無後日之災禍以若此之所為求若彼之所欲即求之誠切竭盡其謀得之心竭盡其求得之力以為之豈但必不能得其後必且召致災禍以視緣木求魚其不得同而有災豈非更甚於無災乎言至此王不無驚駭恐懼之心生即問曰後災可得聞與曰此中事理甚明王特未察耳吾且未言王且言鄒人未言天下且言楚人楚未嘗為禍始而後鄒而鄒人反欲興兵構

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

怨以與楚人戰戰則必分勝負王試度其勢則將以為孰勝王曰鄒安能敵楚哉寡人可懸斷自必楚人勝曰王所為楚勝鄒者豈非以楚實彊大且衆鄒實小弱且寡不相敵耶然則國勢之小者不可以敵大人民之寡者不可以敵衆兵威之弱者不可以敵彊皆固然其無足怪矣而猶不知夫齊與天下乎統海內之地計之方方千里者有九區今齊聚集其地只有九之一耳其外尚有其八今欲以齊之一而征服彼八則一之小寡弱為不敵八之大衆彊彰彰較著何以異於以鄒敵楚哉不但不能勝八而將為彼秦楚韓趙魏宋衛中山之八所敗亡也必矣非後災而何故曰殆有甚焉也無他戰爭求勝特為國之末務非根本之圖王若欲求大欲只要反其興兵構怨之作為而求其本之所在則小大衆寡彊弱有所不計而自可得所欲矣本何在亦在仁政而已今王試察識擴充其不忍之心而發之於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政以施其善推之仁將見仁恩所及無遠不屆無人不感能使天下之人皆生其欲王之朝一仁朝而可仕以行道故仕者皆欲來立身於王之朝王之野一仁野而可耕以養生故耕者皆欲來耕田於王之野王之市一仁市而可商賈以謀利故商賈皆欲來藏貨於王市王之塗一仁塗而可以行旅無虞故行旅皆欲往來出於王塗天下士農商賈行旅之受虐於其君者向來疾怒其君無門可愬今聞王力行仁政必能伐罪弔民故皆欲赴齊而愬苦於王其心之向慕如是則身必來歸彼八方雖大衆強亦失其所恃孰能禦其人民之歸而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大欲可得矣夫此大欲之得以兵力求之而不足以仁政使之而有餘然則王可不合天下之欲以為欲而發政施仁耶言至此宜王不覺歎然動念而曰王天下不外仁政如是欲進於是必心志昭明者方能之今吾資性昏愚自己不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

能矣必賴天子取吾志而輔佐之明明白白以教訓吾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開其昏而導之明我所深願望於夫子者如此則吾資性雖不敏捷請遵夫子之教嘗試而行之曰所謂仁政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制產誠以恒產之所係於君民者非淺鮮也天下民多而士少彼無衣食之恒產而猶有禮義之恒心者惟嘗學問知理義之士爲能之若此蚩蚩之民則無恒產以養生因無恒心以制行苟無恒心必將放縱偏僻邪枉淫侈之事無所不爲而民皆犯罪矣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加以刑戮則是平時既不預養以陷之臨時又不寬恤以刑之如是是無異於以羅網欺罔民於不見而取之也不仁甚矣焉有仁愛民之人在上位如罔民之事而可爲也夫不制產民多陷罪之慘上有罔民之慾其害不可勝言而謂制產非急務乎夫有愛民之心而爲仁人則必知愛民之法而爲明君明君爲是恒產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關係之故於是急急焉度地以居民計口以授田而制民之產也必使一歲所出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皆充足有餘遇豐樂之歲則終其身與父母妻子一歲之中皆得溫飽即遇凶荒之年而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亦皆得免於死喪逃亡夫有養必有教明君豈不知驅民於善使之從吾驅而民未遂其生雖欲驅之亦必不從即間有從者亦甚重而不輕易必俟仰事俯育豐凶有備知足然後設教以驅使之自率從之恐後矣今之人君於民之產規畫不詳分授無法但知制爲橫征厚斂之法於民產之中而又徭役不時使民困於征求贍廢農業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甚屬不足遇樂歲則終其一歲之身飢若異常遇凶年卽死亡不免此時民惟有救死而尚恐不贍足奚暇從上之驅而治其禮義哉民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則無恒心淌有然也則知制產之政誠爲仁政仁政不止制產而發政施仁是

盡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

王天下之本制恒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夫仁政則何不先反求仁政之本以制恒產可矣制恒產之法何如只是將小民樹畜之利與他定經制而已每夫授以五畝之宅教之樹桑則帛有所出五十者可衣之以煖而民保於衣矣教之畜雞豚狗彘無失其孳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食之以飽而民保於食矣每夫授以百畝之田切勿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合八口之一家可無飢而民保於穀食矣恒產既置恒心以生而無以教之又恐溺於逸欲而生養不保於是復為之謹設庠序之教申重之以孝弟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頒白之老不負戴於道路而民保於教以濟養矣此正明君所推吾老老幼幼之心以制為及人老幼之政使仰事俯育俱足而後驅善從輕之法也趙視此時之天下歸乎不歸夫天下之民不過此老者黎民而老者黎民不過欲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則志願遂而感

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

激生今能使老者黎民旣已臻此安得不羣相歸往而致王然而猶有疑其不王者決未之有也臣謂保民而王豈爲虛語而俱從不忍一念致之則王何不用其不忍以致王而乃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效桓文區區伯術不亦謬哉孟子雖明以教王而王終志惛不振良可慨已

此章就好樂上接引齊王只重與民同樂好樂甚是通章關鍵虛含同樂庶幾虛含則王意同樂則爲甚雖好今樂亦可王獨樂則不甚雖好古樂亦可亡同樂在仁政上說非鍾鼓管籥之謂猶古之樂是由樂之情窮到樂之本與人與衆只泛就常情

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言未說到爲治上去全是啓發他公心以爲言樂張本鼓樂兩節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一聞而憂樂之容隨之○當時人君皆溺於聲色以爲樂而民之疾苦置若罔聞使必禁其欲而使之從吾說則必有拂然於心者矣故不若就其所好引之愛民其言爲易入也齊臣莊暴一日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於此時不敢以其所好爲是又不敢以其所好爲非故未有以對也因問曰不知王好樂何如其有病於治乎抑否也孟子曰吾子疑王好樂則有妨於齊國乎抑知樂何妨好特患好之而不甚耳王若果能極盡好之分量而甚也則齊國其庶能幾及於治平乎而所以甚之故暴竟不問則王終無由知之故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自慚其好樂之不正赧然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古先王咸英韶濩之樂也直好今世俗新聲俚曲之樂以取樂一時耳何可使聞於夫子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也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世俗之樂好之亦何害王但極好樂之分量而甚則齊其庶幾於治乎不必計樂之今古古樂此聲音此和理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亦此聲音此和理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王聽之不覺喜而問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先以常情爲王之所易明者引之曰作樂以取樂也而樂有不同假設王獨自作樂以爲樂較之與人共作樂以爲樂二者果孰爲尤樂王果明其情曰獨樂而人不與情何以舒不若與人交歡爲更樂又問曰假設與少人作樂以爲樂較之與衆人作樂以爲樂二者果孰爲尤樂王亦明其情曰與少而衆不與情卽舒亦未暢不若與衆人歡洽爲更樂曰王既知此則好樂甚不甚之道理已自明白獨獨樂之私爲不甚務與人與衆之公卽爲甚臣今請爲王言獨樂與人與衆樂不同之極致所謂與人與衆非僅此諸臣婚子

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頞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謂也必廣之百姓而後可何也王好樂而鼓樂以爲樂因極鼓樂之類而田獵以爲樂其於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車馬之音羽旄之美百姓未嘗不聞而見之也獨是王自鼓樂王自田獵與百姓何與與百姓之父子兄弟妻子更何與乃何以猶是今王鼓樂於此田獵於此也而有時百姓聞其聲見其美不樂王之樂而忽舉皆疾首蹙頞而相告若致恨於王獨好此以爲樂而使我等至於此窮苦之極有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有時百姓聞其聲見其美不若己之父子兄弟妻子而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若甚幸夫王庶幾無疾病而能有此鼓樂田獵之樂者此無他故一則由王平日獨樂其身而漠視民之窮困不施仁政於民使其室家皆能安寧和樂是不與民同樂也是謂好樂之不甚者矣一則由王平日不獨樂其身而急圖民之生全大沛仁政於民使其室家無一死亡離散是與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

民同樂也是謂好樂之甚者矣好樂甚不甚異而民情憂喜頓殊則國之治亂安危卽因之今王好樂而能推己及人與百姓同樂則民情但有欣喜而無疾蹙自必愛戴歸往而王矣豈獨齊國庶幾而已哉而又何論乎樂之古與今也順其情而導之同樂如此亶委曲善誘時君者乎

此章見人君當公利以恤民只重與民同之上大小只從民心見不覩覩里數全要得引誘齊王意○園囿之樂人君所不廢

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蒭蕘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

但患不能推以及民耳能公利於民則雖大亦覺其小如私利於已即小亦嫌其大如孟子之論囿是已齊宣王問曰嘗聞昔文王之囿其地方有七十里果有此事乎此必無之理孟子欲借此引誘故并還王實據對曰考於書傳實有此事王曰文爲聖王宜勿侈心遊玩致奪民間田產以侈大圍囿今據夫子言果有若是七十里則甚廣大矣而文王竟安意爲之不顧乎曰王看來以爲大若當日文王之民看來猶以爲小也曰吾始聞夫子言果有其事心中不無奇異今又聞民以爲小則更可駭矣何駭乎爾駭夫民情之變幻也寡人效法古人亦嘗闢地以爲囿恐妨民業不敢侈大僅方四十里較之文囿豈非小甚由文民而推則寡人之民必以爲小即不然亦必不以爲大乃反羣然猶以爲大古今同此民而大小顛倒其情大異此是何故民何怨於文而苛於寡人文何幸而得此民寡人何不幸而遇

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閑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

此民耶曰王無駭民情之異此其故不在民而在王與文王耳文王之囿雖有方七十里之大而當時之民凡牧養而芻者樵採而蕘者皆得往是囿中而取焉凡從禽而雉者逐獸而兎者皆得往是囿中而取焉文王並無所禁是不以爲一己之私而直與民同享其利也用者多而出者寡則雖七十里尚不足以供民之取其以爲小也不亦宜乎若王之囿則有大異乎文者文無禁而王有禁矣豈特有禁禁且大而重可畏矣臣今者在齊日久習以爲常幸無大患若昔始至齊境之時不敢遽入恐犯嚴禁致罹刑章必盡入國問禁之道知有何禁然後放膽敢行因聞土人之言說道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凡百姓有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即以殺者抵死禁嚴如是是猶得爲囿乎蓋至四十里小民往來其中豈無不知而誤取草木禽獸者豈無禽獸蹂躪民物而民偶除之者而即以抵死則是方四十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里乃爲阱於國中以陷殺其民民犯之不敢避之不能日夜重足而立以視文囿之人人得往無懼者違甚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夫以爲囿則大而見小以爲阱則小而見大可知不論大小只論公私而民心之欣戚係之向背亦係之矣王何駭焉王今而後能弛其禁亦如文王之與民同利則駭其大者且將轉而恨其小也以囿爲規而曲引於爲善其愛王也至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仁人之心寛洪惻怛而無較計

此章見交鄰仁智勇之道要而以安天下則無異總重安保天下上蓋仁相恤欲鄰輯其民然終不攝而養亂殘民則不仁故勇以救世不失爲仁智相守恐其擾我民然終致擾而民危國破則不智故勇以消變不失爲智勇非以交鄰而與仁智者同歸於安天下亦爲交鄰道中所不廢故交鄰乃通章關鍵而歸重在末節仁智者非兩人隨鄰以爲用樂畏意已在爲能二字內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係天下指小國受庇言是

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

容保意與下保守異大勇非以大勇安天下乃就安天下上見其勇之大故文武之勇勇字是論斷之詞文武不自見其勇一人泛言不指紂通章前半未可牽後半後半儘可入前半○自古人君爲治每與鄰國講信修睦者不特以之保守其國實欲以之撫安天下則凡所以守經行權安常濟變者自必備有其道不可不講也然而戰國之君知此者鮮矣乃齊宣王一日獨以交鄰國爲問曰有道乎孟子知其非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爲此商量一權術耳蓋已窺見其不仁不智而有毒天下之心矣故對曰有道第道不一而因乎國之大小以爲用則惟仁智爲要我大而鄰小誰肯事小然不事而殘虐小國則不仁矣故惟仁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心惻怛量寛洪爲能以已而撫字之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此乃一交鄰之道是故在昔湯文行之湯時有鄰曰葛湯大葛小而又不道乃湯反

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事之間遺爲耕何等愛恤湯眞仁者矣文王時有鄰曰昆夷文大昆夷小而又不恭乃文反事之道通駾喙並不侵凌文眞仁者矣我小而鄰大人亦不屑事大然不事而自取敗亡則不智矣故惟智者知有理而又知有勢力不敵時當屈爲能以己而奉事之未嘗因其侵凌而廢禮此又一交鄰之道故在昔太王句踐行之太王時有鄰曰獯鬻太王小獯鬻大而數見伐乃盡禮事之幣馬珠玉在所不恤太王眞智者矣句踐時有鄰曰吳句踐小而吳大幾乎滅越乃身躬下之身臣妻妾在所勿顧句踐亦智者矣交鄰雖有仁智之不同而要之仁非姑息智非詭譎同洽乎天理之當然而已以大事小者知天心仁愛吾爲大國自當體天心以恤小故以善養人皆其誠心發見不假勉強自然樂循乎天理安得不忘己之勢也以小事大者知天分難踰吾爲小國自當守天分以順大故以禮服人皆其小心深至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

不敢放肆常自畏違乎天理安得不奉彼之命也夫樂天畏天並非迂腐不經自甘下人而爲無益之事樂天者不貪其土地人民令其世傳勿替則凡屬小國皆蒙覆庇而相安無事合天下不已保安乎天下安則懷德歸心可知畏天者恐喪其土地人民所以制節謹度則雖在大國無可借名以妄生希冀己一國不已保全乎己國全則輸幣下人何損樂畏天而實有所保非吾一人之私言也詩有云人能畏天之明威於是可以保守天命而勿失詩此言正我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又何疑於樂天者之保天下乎合事大事小而總歸於天則交鄰者可收其無忌憚之心合樂天畏天而總歸於畏則交鄰者可抑其好勝之氣合國與天下而總歸於保則交鄰者可破其忿爭之習王自盡其仁智焉而已王曰仁知交鄰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夫子斯言可以見之施行矣然必有是德而無一疾者方能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

行之今寡人有一疾乎生好逞勇氣有此病痛則一遇大國侵凌便忿怒不平而與爲爭勝何能行智道以事大一見小國不恭便深惡無禮而問罪興師何能行仁道以恤小可惜爲此有虛夫子之大言也宣王以此爲詞則已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又借大勇引之以安天下之民而對曰好勇無傷於行仁智之道何足爲疾但顧所好之勇何如耳勇有大小大可好小不可好王請無好小勇何謂小勇夫撫按其劍而怒曰視人曰彼人惡敢當我哉此雖自以爲勇勝於人然特爲匹夫血氣之勇耳僅足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爲王好王如好勇請於大勇好之靜則爲神武之不殺動則爲威武之奮揚務使氣攝萬人威加一世則可不失爲仁智之君矣大勇何如試觀昔日文王武王可見詩云密人違命侵阮之兵旅已徂往至共地矣王聞之斯赫然震怒於是整頓其師旅以遏止徂共之莒使大不敢侵小而

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

小國蒙休以此篤厚周家天眷之福祜以此對答天下仰望文王覆庇之心詩言如此即文王之所以爲勇也文王雖未嘗自矜其勇而不可不謂之勇但其勇並不數試並不爲己國稱雄而試止偶然一怒以鋤強扶弱耳於是大國如密者皆不敢凌弱小國如阮者皆不患兵戈而安寧遂普徧於天下之民勇何如其大假令窮兵黷武而貪鄰國土地人民則怒逞而人不畏毒民而人盡危與匹夫之勇何異耶書又曰天降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天何意哉亦惟曰其人實能臨長教訓下民而助上帝福善禍淫之大權故寵之以四方耳今我既受天命作民之君師則當體上天之意以無忝其任故今天下之有罪於天者惟我在此得而奉天威以討之天下之無罪於天者惟我在此得而奉天恩以安之天下尚安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書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橫行殘暴

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
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
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
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
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
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
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
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
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

天下者武王必引以爲己恥而誅之矣此即武王之所以爲勇
也武王亦未嘗自矜其勇而不謂之勇而不得但其勇亦並不
數試並非爲己國強盛而試止偶然一動其怒以除暴去殘耳
由是首惡誅而倡亂無人助惡殄而羣生盡遂而安寧普徧於
天下之民勇何如其大假令武王窮兵黷武而不知應天順人
則怒逞而人不畏毒民而人反危與匹夫之勇又何異耶是知
文王以大事畜之小而畜終不可化則一怒安民是即仁者之
勇武王以小事紂之大而紂終不可化則一怒安民是即智者
之勇大勇何傷於仁智而王可知所好勇矣方今小國不恭甚
於密人大國侵凌過於衡行天下之民不安甚矣王誠能效文
武之所爲舉大義以征有罪亦一怒而鋤強扶弱除暴去殘以
安今天下之民將見天下之民如水火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所謂王請大之者如此一好大勇而其仁愈大其智愈深何

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足為狹哉要而觀之處常則以仁智交鄰而慎勿逞勇處變則以大勇交鄰而濟其仁智總期以安天下而已矣宣王聞之向之貪殘攻取侮鄰虐民之心亦稍知自戢乎

此章見人君當同樂於民意樂民之樂乃一篇要領此節正意已完景公以下特舉齊故事望王亦知景公納諫法先王以同樂於民非止法景公之補助散論全章引証宜畧若在晏子口中則尊在補助且不宜顧同樂樂民四句要說得憂樂相關意出樂以天下二句承上四句以起下王字非推進一層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要摹寫一段渾融和洽光景補助特仁政之末務不甚重末節君臣相說四字亦是打動齊王處

〈〉君既知禮賢尤當知愛民苟禮賢雖至而不能推所樂以及民非賢者之所安也齊宣王嘗館孟子於雪宮王一日就見之因自夸其禮遇之隆而曰此雪宮之樂寡人之所宴遊者也而今以夫子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

居之夫子固甚樂矣若隱居巖穴之賢者安得有此華居之樂不識凡爲賢者亦有之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固亦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國人皆欲有此宮室之樂故人君當推己及人使之皆得若不得而羈棲失所則必有非責其上之心矣夫非其上必上實有可非者在然吾爲之平心而論爲民則當敬上若不得而非其上者爲不敬上固非爲民之分也爲上道當愛民若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爲不恤民亦非爲上之道也王可獨非民而不自非耶且與民同樂非止爲民亦以自爲蓋民失所樂於上有非之之心若得所樂於上又有愛之之誠但見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安居粒食民之樂也上能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民亦見臺池鳥獸而歡樂聞鐘鼓管籥而色喜相與樂君之樂由樂而推之憂飢寒流徙民之憂也上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民亦有事爲之趨有難爲之赴相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與其爲君之憂夫樂民樂使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私之一己而直以公之天下矣憂民憂使民亦憂其憂是憂不以私之一己而直以公之天下矣上下相通六合同風無一間隔自人人歸往而王矣然而猶有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欲與民同樂以成王業則當法先王齊之先景公當日能聽晏子言而法先王仁政之一端則猶不失與民同憂樂之意昔者嘗問於晏子曰寡人撫有齊國其山河之勝城廓人民之盛未嘗一寓目焉亦負此佳境矣故吾今竊有欲焉選勝而遊則轉附朝儛可觀焉而其東則有海遵之而極目波濤由是而南瑯琊之繁華甲於東南又放而觀之而寡人亦可以娛心志悅耳目矣第恐追趨時好無故浪遊不足以彰盛事著休聲必比於先王觀而後可而先王實有修爲故能如此吾今欲比之不知何等修爲即可以與之匹休也晏子對曰先王遊觀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獨有志焉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辨故此一問也臣請言先王觀夫言觀於先王而至天子諸侯盡之矣天子何有觀觀則或其在越十二年而適諸侯之時乎而其適也則名之曰巡狩巡狩之義奈何蓋取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忽也下而諸侯亦何有觀觀則或其在越六年而朝於天子之時乎而其朝也則名之曰述職述職之義奈何蓋取陳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庭也天子諸侯有巡狩述職之事方得乘此時而稍爲流覽天下景物焉不則無有非事而空行者故即其行於畿內國中也時而春也亦非無事而觀必省耕而見有不足於耕者則發廩散財以補之時而秋也亦非無事而觀必省斂而見有不給於斂者則發粟散財以助之每歲乘此二時因得遊豫天子行之而諸侯法之如此以爲觀民安得不頌聲作也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行遊則吾之不足不給無措而何以休吾王若不豫樂則吾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之不足不給誰知而何以助遊則必休豫則必助故即偶然一爲遊一爲豫皆足爲四方諸侯之法度而惠徧民生焉即夏諺觀之而知凡昔先王之遊觀莫非修政惠民之事可爲度於天下而不貽憂於當時矣乃今也諸侯之遊觀則不若先王然先王當年儀衛簡省供億無煩而今則君行有師從之衆有糧食之靡民供師徒之糧食致飢者弗得食民供師徒之夫征致勞者弗得息夫是以民不但無頌聲而且側目而視睊睊焉口相與讒謗其上心亦作起怨恨之慝夫天子本命之守典愛民今方逆王命以虐害下民而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東流而無窮極其耽戀遊豫甚至流也連也荒也亡也而不顧爲所屬之小國諸侯所憂患焉何謂流連荒亡其遊豫於水從流下而亡反則謂之流蕩無節從流上而忘反則謂之連綿過度從獸田獵於原野而無厭足則謂之荒廢時日樂酒宴飲於宮庭而無厭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

則謂之亾失正事今之無事空行不可爲訓如此若先王之遊觀則非巡狩即述職非省耕即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亾之行乎晏子之欲比先王必鑒於今苟同於今何以比先王惟君所自行也君其勉乎哉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心說先王之補助乃不爲轉附朝儛之行而效法先王預先大發戒令懸於國中諭知將出宿期遂出行舍止於郊原以省耕察知民之不足於耕者興起倉廩發粟以補之此舉向未嘗行今則著爲令甚於是日始云臣說君而進忠言君說臣而遂施行可爲盛事無以誌之恐稱述者少而流傳不久因召太師而命之曰君臣相得自古爲難吾今有此汝爲我將此君臣相說之舉作爲詩歌譜之樂章比之律呂常爲雅奏以誌一時之盛焉其樂何名蓋因五樂在齊目示此舉有虞舜解慍阜財之風故托名於招又因五音中角音主民徵音主事而今皆爲民爲事之舉故宮音以

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角徵為之而曰徵招角招者即是當年太師所作之樂也其詩曰畜君何尤臣即此詩思之臣而畜止君遊觀之欲宜忤君而取尤責矣而今曰何尤曷故無他人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今畜止其君之欲使不至流連荒亡正忠愛之至好君者也故曰何尤也今臣與民同樂之言亦以好王也王能諒之而悅臣之言即見之施行因以致王其盛事是以耀今而傳後更不知其何如矣寧第區區補助云乎哉乃宣王既不能悅行其言而徒夸禮遇之隆是又景公之不若矣遑言先王哉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

此章是勉齊王顧名思義推己及人行王政以與民同意前重行王政後重與民同周家先王先公皆未有天下而先行王政故子孫能有天下而坐明堂其曰勿毀好貨色無妨者特因機引導之意非認眞也齊王之問意在已一邊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時事王者二字非張大語乃責難語發政施仁是大槩說不指上耕者五句先斯四者非平時全無養法只臨時處置只爲分田制產等政四者迫不能待故加意先周窮乏何爲爲字原是砦旣往而誘方來卽在其中無怨曠緊就遷

獨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

國全民言而平日愈可知兩與民同前是所欲與聚後是所惡勿施全從行王政來非止在好貨色上推己及人爲煦煦之仁

○從來王政乃凡爲人君者所當行非即有意於王而愛民者民必歸之便可王天下而爲王者孟子嘗以此意引齊宣王矣王一日問曰明堂在齊久矣衆人皆以今天子不復巡狩空置無用謂我毀之請教夫子今將聽人言而毀諸抑且已止其說而勿毀乎孟子欲借此以誘之行王政故對曰夫此明堂何爲而設乃王者省方時所居之以行王政出政令之堂也今世雖無王者而王政人人可行王如有志行王政則即可爲王者一統天下巡狩諸侯坐明堂而出治可勿毀之矣宣王欣然動念問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王欲行王政請法文王昔者文王未嘗爲王者而其治岐之政無非王政於耕者則都鄙助法鄉遂貢法總於九分中取其一分征於民者薄也於仕者則念其功

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

德世子其子孫以祿報乎上者厚也於道路之關都邑之市則但譏察匪類而不征取其貨御暴而不爲暴也於水所瀦之澤水所通之梁則同其漁利無禁民取公利而不專利也於罪人則止及其身不連及其孥惡惡短也王政愛人如此則無人不被其澤而百姓之中又有一等老而無妻曰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子世安能無窮苦之民而他人之窮猶有一至親相依爲偶則有苦而尚可告語有痛而差堪慰籍若此四者則眞極天下之窮民而無一人可告其隱衷者文王當年發政施仁豈止惠及四者而斯四者必急急焉先以爲念倍加軫恤仁政未徧區處預周是何故詩有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文王正以其可哀故必先之治岐之政如此豈非王政此所以天下歸往而子孫得以坐明堂也王曰善哉夫子之言乎眞先王愛民致王之道也曰人之聞善豈貴乎能行

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

王而不以爲善則已如其善之何爲而不見之施行乎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故取民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嘗好貨詩云公劉處西戎之時薄斂課農民乃田有露積民乃家有儲倉臨遷之時始裹其乾餱米糧或於無底之橐或於有底之囊以遷於豳其心蓋思和戢其人民用以光大其國家而又恐道路有虞使兵士張其弓矢執其干與戈戚與揚於是方以開行而立國興業焉由詩言觀之公劉不敢輕易遷徙必使其民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則其好貨不止以一己之財貨充足爲好而直推己及人行政施惠以與百姓同享其充足王如好貨亦如公劉之同利於民於以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又好色好色則心惑用侈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色亦何妨昔者大王亦嘗好色而鍾愛厥妃詩云太王號古公名亶

囊背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

父因狄人來侵而欲遷岐以避之於來朝乘馬而走率循西渭水之滸涯以至於東岐山之下當此流離播遷似無暇眷戀女色矣乃於時及妃姜女聿來岐地同相視居宇焉豈非好色者乎豈特大王重女色當是時也凡遷岐之民其在居於室內者言之則皆令之有家而無一怨其不字之女其在出於家外者言之則皆使之有室而無一曠而獨處之夫則其好色不止以一己之女色完聚爲好而直推己及人行政施惠以與百姓同享其完聚王如好色亦如太王之同好於民於以王天下何難之有公劉太王行仁政以開文王之先者也歷世皆行仁所以成王業而坐明堂王能一一法之則好貨色之心正足以致王而亦可坐明堂矣何以疾爲何以毁爲甚而惜乎王徒善之而終不能行也

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

此章見齊王諱過拒言不足有爲意全爲四境不治而發恐其不悟不服故以前二節易明者起之言凍餒賄賂賦歛之重言士師不治賄賂刑罰不中四境不治大概冷諷不着齊王身上左右指人言顧之只是無聊躲避之意。人君撫有四境能使人人生養安全而治方不愧君道不負民生此與友誼之相信刑官之修職無異而齊王則不能也孟子欲警動之故且設一二情事之相類者問之使之曉然於處置便可因人及己而或勃然感興故一日謂之曰臣今有一事問於王而及於王之臣

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有一臣欲遊宦於楚恐妻子在家衣食缺乏無人照顧因寄託其照顧之責於良友而其友亦受託而不辭於是飄然之楚無顧慮者意謂其妻子必飽煖也乃比其倦遊而反至家則見其友竟全不顧而凍餒其妻子則王之臣當如之何以處此友耶王曰受託而負之此不信之友論義當絕友棄之可也曰又有一說於此士師典獄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宜率屬平刑乃任其出入人罪而不能治理之則爲君者當如之何以處此士師耶王曰有官守而不盡其職是爲曠職之官論法當罷遣已之可也孟子因問王曰朋友一家士師一職所關猶小若人君撫有四境之內其治否則所關甚大乃君失教養致臣亦廢其職業而四境之內邑里蕭條風俗惡薄其不治亦如友之致凍餒士師之不治士王思此等人君則將如之何旣明於處負託之友失職之士而豈獨昧於此耶齊王聞言自當猛然警省自責

此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自悔求所以治四境之道乃竟諱疾忌醫無詞以對因而置若罔聞瞻顧左右而與言他事以亂孟子之詞釋自己之愧尚足與有爲哉亦負孟子委曲引導之苦心矣豈孟子之所無如之何者也

此章見進賢以愛民即所以故其國專爲齊王輕於進退人才而發重在進賢而尤重在始進之當慎如不得已四字逼章精神先說故國特動以所喜借以引起世臣世臣引起親臣親臣引起進賢之慎而結穴在爲民父母四字慎於進賢無非爲此有世臣有字全從君心培養得來亾親臣全在不知其亾上見

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在無隳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

非以亾者爲親臣是指賢人君子可以托心膂保國家者今昔二字描寫用舍無定之詞要活看將使踰尊二句是說如不得已者之心預先計較懲戒如此非推原如不得已之故左右諸大夫之爲君必不如國人之自爲故必國人同辭而後察皆曰不可卽今日所欲進用之人言非指已在位而尊親之者進退相形正恐其失賢欲得眞賢處非增出退人之說如此然後可爲是責之之詞非比大學此謂父母乃頌之之詞○世主不知愛民未有不欲保國而豈知保國在愛民愛民在用賢斷無或爽也宣王不知其故輕視用舍孟子故見之而以保國之謂動之曰人君基業相承歷年久遠之謂故國喬木世臣皆所宜有然喬木無係重輕可有可無惟世臣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宗社生民實式憑之故所謂故國非徒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顧他日之世臣又自今日之有親臣始必有德高望重君可倚

進用之人今日有亾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爲此亾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

任爲股肱心腹之臣留之異日即爲世臣今顧王廷則無親臣矣何爲無之以王輕視進退愛憎無常有昔日所進之人在位未幾即見疏遠今日亾去王尚不知也故無親臣何自有世臣而故其國乎王曰此亾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時不識而誤用之故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後吾何以預識其不才而舍之使所用皆才庶不至後日之輕視耳曰王之不識不才者以其輕於進賢也故與其悔之於後不若謹之於先國君進賢本屬當務之急而遴選之際遲回審顧不敢輕進覌其心如心欲已而勢有所不得已者然其意以爲名分森嚴一定不踰方成朝廷體統吾今以其賢而進之則必加之上位之尊置諸左右之戚使其果賢則後來卑者疏者無得而踰焉不然而更選賢者將使新進之卑疏反踰舊臣之尊戚用舍倏忽分位顛倒成何體統大愧明良一德之朝而謂進時可不致其如不得已之愼

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世獨立者爲不可故未可輕信而必察之因言觀行據迹考心

哉慎之當何如夫人君所進未必賢而所退未必不賢者大抵徒知以左右諸大夫之言爲信而不知以國人爲斷也蓋左右諸大夫未必皆私而爲君之心不至卽屬徇私國人未必皆當而爲己之心實切則其論必公故有人於此左右侍從之人皆曰賢矣安知非狥賄未可信也諸大夫皆曰賢矣安知非樹恩未可信也雖是亦採訪所不廢而但存而不論必俟國人皆曰賢矣然後從而察之蓋國人雖爲無私而或無眞見誤以同流合汚者爲賢故未可卽信而必察之因言觀行緣迹考心自己親見其賢焉然後從而用之其不輕進如此卽吾所欲進用之人而疑信未決方在詳慎之際左右皆曰不可用安知非排擠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安知非嫉妬亦勿聽必俟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從而察之蓋國人雖爲無私而或無眞見誤以遺

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

自己實見其不可焉然後從而去之其不輕退以為進如此知此則眞慎之至而有如不得已之心者矣是故賢者不致僥退不賢者不致倖進日後自無踰尊踰戚之患而可為今日之親臣卽可為異日之世臣者端在此也此不惟用舍雖用刑亦然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至於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夫用舍刑殺皆如此之慎則其君為何如君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付之國者無非欲其為民父母耳而能愛民者全賴賢人所用皆賢則刑殺亦當而仁恩自及於萬民所用一不賢則刑殺亦舛而虐政必下於編戶今為君而能無一不慎如此則喜怒皆當民心民自然各得其所其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無愧乎不然其名正未易副也夫民為邦本民心得則本固邦寧而有不故其國者乎王

詩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欲故國尚其愼於進賢哉

此章見君當盡仁義而不可爲殘賊專警爲君非臣所得而藉口一夫言其罪非言其孤○君臣千古定分而一失君道便不可爲君甚可懼也觀桀紂可見矣齊宣王問曰聞昔商湯放桀於南巢周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諸孟子對曰一載湯誓一載武成於傳有之王本明知其有而問明方好申其議論遂曰君尊臣卑君可刑賞夫臣未聞臣亦可放弑其君昔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弑君人倫大變而湯武公然爲之豈此事爲之無罪而可爲乎宣王此問有疑爲不可自恃君尊之意矣故但明桀紂之罪曰君臣大分豈可踰越但湯武之於桀紂則不可以君臣論以桀紂已失君道也天之立君原以仁育天下義正天下若其心凶暴淫虐滅絶天理而賊害仁道之君則謂之賊其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

行顛倒錯亂傷敗彝倫而賊害夫義道之君則謂之殘殘賊之人上得罪於天而天命去下得罪於人而人心離則不得謂之天下君直謂之一夫而已聞武王當日應天順人伐暴救民誅一夫紂矣未聞有以爲弑君者也湯之放桀亦猶是耳可知仁義者萬古之綱常君臣者一時之名分綱常旣壞名分何存凡爲君者可勿戒懼然使君非桀紂臣非湯武則仍是君臣臣豈可弑君哉齊王聞此言其自尊大之意庶稍戢乎

此章言人君當任賢以治國始以爲國家而不任賢繼以不任賢便不愛國家兩詰之任賢不如任木卽是愛國不如愛玉意言不愛國正惕其任賢乃一意而故作兩番提醒也爲巨室卽爲國影子以大木比夫人非以工師比工師不重匠人斲小喻羣小衆之之意幼學句最重觀下學字可見欲字有不肯自小意不委心任之便是舍明知而故舍故曰姑則何如語氣了而

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不了正欲起下更端兩必使字何等鄭重兩姑舍字何等輕忽提醒精神全在兩則何如何以異上是怪異聲口非詢問也○任賢乃治國家要務非作室治物所可比乃齊宣王明於小而暗於大則不若即以其所明者警醒其所暗故孟子一日見齊宣王曰人君任賢以治國就如任木以治室王欲爲巨室不能無所藉以爲也則必須求大木而求大木必使工師求之則自能得之雖大木不求人知原不易得而遇工師必能賞識一旦得之以復命於王王必大喜其心以爲旣得大木巨室之任必能勝也使匠人師心自用不知量材而用竟斲而小之則王之喜者必轉而爲怒其心以爲不能勝其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至於夫人爲國之楨幹其才木於所學而學又非猝辦蓋自幼時即講求體行以學夫仁義之大道帝王之事功積之有素故及其年壯立志必欲遭時遇主行其所學於天下以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

致君澤民是猶能勝任之大木也吾意王喜得而任之必更甚於大木矣而王乃以匠人自處也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吾所謀之功利不欲其大而欲其小必不能勝夫國家之任矣而反恬然而不知怒能任木而不能任賢重輕顛倒則其所爲爲何如夫不任夫人於夫人固無害而竊恐王之不愛國家也使王常愛不愛概如此也或可無怪於王而必非王之情則臣且更作一璞玉觀更作一彫琢璞玉觀夫玉之與國家相去遠矣玉而尚在璞則必欲彫琢而能彫琢之者玉人也故此玉其價雖値萬鎰之多亦必不敢從吾自治而舍玉人其必使玉人彫琢之也有必然者矣彫琢玉且然況治國家乎國家之可愛百倍於璞玉夫人之能治國家猶夫玉人能彫琢玉則王欲治此國家必使夫人更決於使玉人今乃至於治國家也則反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獨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則何以故哉愛璞

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王之輕而反不愛國家之重用愛顛倒殊不可解也今而後王任賢如任木庶爲能愛國家者矣比喻詳明深切如此而王終不能悔悟激發其奈之何哉

此章見取國當順民心以醒託天之誣兩或謂皆宣王自文其說其意只在取燕民悅不悅乃度之於己度之於民預料之而然引文武是各着他兩個或謂全要喚醒他反己的意思重在文王文王豈有歉意取豈有不悅而猶勿取直待武王後取取豈易言末節正答他取之何如豈有他瞎見得不是天意避水火有不必擇地而蹈之意非民悅而然也而已矣三字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天下惟行仁可得民心卽可取人國若齊之取燕則不然昔燕王噲聽蘇代鹿毛壽言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王乘機遣將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燕爲不道寡人征之國破民離賀戰勝者紛紛獻策或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謂寡人利不可貪宜勿取或謂寡人機不可失宜取之二說非不各執一見以爲是而自寡人思之取之之說大勝勿取何也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此伐彼勢均力敵齊豈易舉燕乃今舉之僅以五旬言乎謀臣戰士之人力則燕非獨少必不能至於如此之速或者其天意欲亡燕而與齊乎今若不取是逆天意必有天殃寡人意欲取之夫子以爲何如孟子對曰天道隱而難知民心顯而易見今王試自度之人設取之而燕民悅服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商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商民悅歸故不得已而取之自度之人設取之而燕民不悅服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與岐三州未附況本無取商之志故終守臣節而不取即此可見民心所歸即天心所歸民心所去即天心所去決之民心足矣何必問天而民心之轉運無常不過擇仁暴爲趨避而已今以齊萬乘之國伐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燕萬乘之國似可相持不下乃燕民竟簞食壺漿以迎槁王師是豈有他故哉必非天意令民然也乃其民爲燕所虐溺水熱火已甚故一見齊師之來指望能救之以避燕水火也今齊不行仁而行虐亦如燕是水益深火益熱也民大失望又欲避之將運轉而望救於他人矣既不能得民心遑言取之耶言至此王宜悔其託天之誣而絕意於燕矣

此章見寢兵只在行仁而臨時之仁只在棄燕安燕齊王謀待尚欲得燕孟子只告以此宜屬止戈上策而先責其召兵畏人是恐之以使決於棄燕天下信根平日發政施仁來與下畏齊畏字反對○天下惟行仁可以興王亦可以救敗而能以是箴齊止亂者惟孟子孟子前已教王勿取燕矣而齊王貪心伐燕竟取之五國諸侯忌齊獨得燕相與併力合謀將以救燕爲名而興師問罪於齊宣王恐懼而謀於孟子曰燕國大亂諸侯皆

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

坐視不問寡人聲罪取之與諸侯何與而今於事後復紛紛多謀不勦燕之餘孽反欲來伐寡人豈肯爲燕哉無非欲分燕耳寡人豈肯拱手而讓之但謀者多則待之必須萬全之策或和或戰或守羣臣非不獻計而何如夫子之計爲善請爲寡人斟酌將何以待之而使諸侯謀而無濟伐而徒勞也孟子對曰王今事急倉皇謀所以待諸侯王心甚畏人矣何異乎吾所聞也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暴救民爲政於天下而無與敵者湯是也未聞有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己者也今王以千里畏人亦獨何哉昔湯之所以爲政於天下者志在救民而非以虐民也書曰葛伯無道湯一次征自葛始天下宜疑其貪人土地人民矣乃羣相與信之信其平日愛鄰行善則今日之征乃是志在救民矣故湯自征葛後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湯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湯怨者之心曰奚爲厚彼而先去救

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

獨薄吾而後來救由書言觀之可見湯所未至之國其民望之甚切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望其來如望雲又恐其不來如望霓一般及湯旣至師行不擾民皆安堵無恐但見歸於市者仍往來不止耕於野者仍服勞不變誅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王恩徧及若時雨降於大旱而枯槁盡得生活一般故民情大悅安見其悅書記小民室家相慶之言曰徯我后后來其復得蘇息而生矣觀書言則其大悅何疑望之切而悅之至則此時諸侯皆畏之矣而豈至畏人耶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如此今王之行師則何如彼燕虐其民與葛伯無異王往而征之民皆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是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何以異於雲霓之望王能如湯之征葛誅君弔民秋毫無犯則燕人悅之天下悅之而凡爲諸侯皆惴惴焉恐覆亡之不暇矣乃若今王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爲墟遷其重器於齊則

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

不仁之甚。民大失望。如之何其可以服燕民而兼服天下也。夫齊向來强大。天下諸侯固已畏忌之久矣。第無隙可乘耳。今又并燕加倍其地。則諸侯愈畏。而又不行仁政。則更可以借名仗義。興師問罪。天下之兵因從此動。孰動之。王自動之也。此所以不免於千里畏人乎。夫行仁政於前。則天下兵可以不動。今既動。則行仁政已無及矣。爲今之計。惟有謝罪棄燕而已。王當速出其安燕之令。以曉諭燕人。反其前所係累老而爲旄幼而爲倪之衆。止其前所遷而未至之重器。示一無所利於燕焉。如是而齊兵遽去燕。燕尚無君。則燕不安。而他人乘機取之。則天下猶有辭於齊。故又必聚集燕衆而與謀之。擇燕子孫之賢而當立者。置以爲君。而後全師去燕。使無後慮。如是則燕依然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猶可及其兵未來而止之也。若徘徊不決。而出令稍遲。天下諸侯長驅至齊。則無及矣。其何以待之

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

武聞此良策而不能用其後諸侯助燕不但燕失而齊七十餘城幷失之眞貪而愚矣

此章言人君欲得民死力貴反己行仁不宜罪民意從有司殘下說到君身不但爲民出脫幷爲有司推本全重君行仁政何至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口君之民三字甚冷只曉得有司是君的不知民也是君的說三十三人便說幾千人說疾視不救便說有司莫告正是出爾反爾末節斯字見極易得長上指有司○行仁政以恤民乃人君之道原非責民報施而然而報施未嘗或爽仁施仁報殘施殘報皆自取也孟子鄒邑人今鄒國甚小魯而侵鄒猶不敢輕與之敵乃鄒穆公不自量力而先開兵端反與魯大鬨焉自必取敗敗而商於孟子曰今茲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有三十三人之多而民竟莫有一人爲有司死者也夫有司民之長上今坐視其死上下之分何在其罪不得

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不誅矣特是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懼其盡我民也不誅則疾怒以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又懼無以謝有司且漸不可長也事屬兩難吾今商之夫子如之何可使刑不至濫民亦知警而兩全無害也孟子對曰君欲誅民是尤民矣而其實非民之尤無乃有司原自取之君亦思民何以疾視上死乎有司之死猶後而民之死更先也有司之死僅三十三人君以為多而民之死更多也當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者轉乎溝壑之中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其有幾千人矣夫君設有司所以悉民疾苦而為君救之也有司苟不重歛君之倉廩何至於獨充實而既充實矣死散若此有司即當告之君而散財發粟以賑之然後下有所賴猶可無愧為上之責乃惟恐告之得罪於君而奪己之位遂忍視其民之死散而莫以告者三十三人無異也是君與有司為上而怠慢不理其責以殘虐在下之民也上既以殘虐施

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䘏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䘏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民而民獨甘受之乎昔曾子有言曰凡人於世當戒之當戒之其出乎爾者卽其反乎爾者也可勿戒諸曾子之言正鄒民與有司之謂矣平日有司以殘施之於民民欲反之於有司也久矣而無如向之無可乘也直至今而後乃得反之向使無今日之戰民終不得反也然卽今日之反民猶恨其遲也報施之道理所當然情所必有有司自取於民何與君無尤民而誅之焉而有司之不恤民皆由於君君不肯行仁政故有司奉君以殘民君若不求富而行仁民之政有以備之於未荒救之於旣荒而民無死散則有司自奉公盡職以愛民有司與民情誼相關民斯親其上愛戴而不忘死其長捐軀而不顧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惟在反己自責而已孟子此言豈特鄒君臣之藥石豈千古炯戒也哉

此章見立國貴乎自強以小事大亦立國所不廢然文公專恃

㈠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㈠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而無自立之策故特以所缺者箴之只重與民守之二句全從平日愛民得來城池特末務是則可爲只論事之可爲不論事之必濟聖賢當事變只論是非不論利害○保國者恃人不若恃己滕文公不知此而問曰滕小國也不幸間於齊楚兩大國之間欲保其國勢不得不有所事矣獨是以區區之滕而欲兼事兩國既恐力有所絀欲擇一以事又恐不知所從夫子必熟悉齊楚之形勢孰爲更強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孟子對曰君之以是爲謀必謂吾能及知所當事耶自吾觀之依人乞憐苟且自安終非可恃之道故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所能及也必欲吾言之而無已則惟有一自立之道焉與其竭力以供無厭之求而終難僥倖不若自固以爲完守之計而或可憑依有斯池在加鑿之使深也有斯城在加築之使固也則有守之之具而又平時仁結義鼓以立其守之之本由是君與民同心同力

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以守之道至食人炊骨君以死自效而不棄國民亦以死勤事而不棄君是則自強以圖存理之可爲者也邉言事哉孟子砭滕以所缺故言此而論其萬全亦當兼修事大之禮庶不辱國

此章見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天意與前章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人畧異遷國非常法惟在爲善只重強爲善一句苟爲善至則天也是泛說必然之理不專指太王而太王在其內君子三句是說爲善者之心爲善加一彊字者見國小鄰強有許多難爲處故也○人君立國不可恃其在人亦不可倖其在天蓋天命以人事爲歸人事盡則天自眷即不眷亦當盡其在我而於天始無愧乃滕文公不能自強而復有希幸於天之意問於孟子曰滕與薛本脣齒相依之國逼近強大即兩國並存猶難支齊今齊人已併薛將築其城以逼於滕滕失所蔽禍甚於前矣吾爲此甚恐懼請教夫子如之何而可免於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

亾也孟子對曰敵國外患自古有之事既不可自強又不能君之意無乃希倖於天而欲遷國圖存乎然而亦非計也觀昔太王之事而可見矣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毎侵擾之力不能禦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此非謂邠地不如岐地之美足以興王故揀擇而取之乃迫於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也至於後來周家興王乃太王爲善之所致耳蓋善可爲而天不可必蓋凡爲君者實能不爲養人害人之慘廣爲積德行仁之圖以如是爲善一如太王則天心降鑒卽不於其身而其後世子孫必有興王者若周家矣此論其報施之理則然若君子爲善之心則初不計及此也但自盡我之事創爲善之基業於前以垂爲善之統緒於後使後世爲可繼吾而行無失君道無墜先業便慰本懷若夫能成興王之功與否則皆天主之也豈君子之心所敢必乎今齊強滕弱勢固不敵欲與抗彼豈肯

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敵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

反下於滕欲事之彼不肯垂憐於吾欲遠彼則其地又繡壤相錯無處可遠君如彼何哉惟有法大王之為善而處此國勢不無阻撓為善亦甚艱難然勿以難而自阻勉強力行百折不回以為之則人事盡而人心固敵雖強近亦無如滕何何慮國不能存即不能存亦聽之天而已矣惟此猶為可恃舍此無他道也文公聞此今而後可決意無恐矣

此章見謀人不若自為謀故只歸重末何其要旨全在勉為仁人能仁如太王則守國可遷亦可不然則寧守常法二說並陳微側守死自在言外不比前章但勉為善○人君立國惟在得民而能得民惟在行仁能為仁人則守經行權無所不可若執定一說代為決斷終無以驟無定之見杜僥倖之心如孟子之三策滕者可見焉文公逼於強大孟子代為策之屢巳而終不能決又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大國終不得免其侵伐

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

畢竟如之何則可殆欲於遷守之外別求所以自全之策孟子對曰公欲免患到底不外遷守二說無他道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太王亦嘗竭力以事之始而以皮幣繼而以犬馬又繼而以珠玉而究不免於侵凌乃不得已而思遷以避之但恐民不諒己心謂吾輕棄社稷人民又不能徧告邠人於是出令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終要侵凌非欲吾皮幣犬馬珠玉乃欲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者今吾必欲爭此土地而驅民於戰則必致殺人盈野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吾聞之也君子但知愛人必不肯爲此舉吾以君子之心爲心忍與狄人爭此土地乎爾二三子或以我曾忝爲爾君而以我去後無君爲患然撫我則后孰不可爲二三子之君者何必以無爲患也我實不德不能禦狄安汝將去此而以土地讓之二三子其各自爲謀可耳於是去邠踰過梁山而至岐山之下既遷

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亾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敵又距險於是建都邑而居焉其方去時但見邠人聚族而謀曰吾君平日之恩德實深臨去之苦衷爲我宜仁人也今吾等若聽其獨去是失此仁人矣我等獨何心而背其前日之恩安其後日之患乎斷斷乎其不可也於是舉邠之人相與挈家而從之去邠之岐直如歸市者之人衆而爭先也此太王之遷國圖存者卿爲君備一策或者又曰不可遷但當世守其國也天下身之所能爲主者得之自我失之自我無所不可而此土地人民乃受之先人守之歷世非我身之所能爲主也故但當以死自效國存與存國亾與亾斷勿去之而他往此又爲一策惟斯遷守二者臣非不能於其中爲君決一策而事外之見不若局中之人設身處地以自揆度明白揀擇其一之爲可安君請於斯二者自擇之而已矣擇之而能如太王之固結民心則去一國仍立一國圖遷亦可擇之而不能如太王之固結民心則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

與其遷而孤立無助更速其亾不若固守勿去猶可延祚君如不自擇臣亦無能為君別策也言至此滕君縱不能決亦難與孟子復商矣

此章見君子之出處在天不在人以天自安正是不怨尤本領此正意而亦足壓倒小人是旁意至魯君不可言天又言外意天以氣數言將出將字遲回猶豫便開窺伺之門禮義只淺淺說豐儉中節便是禮厚薄合宜便是義貧富在俸祿上說行止以道言使尼以人言或字有莫之為而為意須含得天在重止一邊遇字重看有契合意不止一接見而已○大凡人君舉動不可聽讒言而疏君子而在君子出處但當安義命而不尤人如孟子於臧倉之沮則深得孔子家法矣昔樂正子仕於魯薦孟子之賢於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因薦起慕欲出而就見孟子乃遲遲其行將出未出便開小人窺伺之端倘一出而與

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

孟子相遇則大不便於小人矣故其時有一嬖倖之人喚臧倉者忌嫉孟子而欲沮其君出乃故請曰人君舉動關係非常自當鄭重不恤參謀故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有司如以爲不宜出可以諫止今乘輿已駕矣君獨不命有司故有司未知所之則雖欲進忠言而無及得毋有輕舉妄動者將奈之何爲此敢請公曰寡人此出非爲他事特因孟子至魯不可不出而一見之故將爲此而出諒無所誤故不及命有司耳倉曰非見孟子則已若云見孟子則君之此出因何意哉孟子匹夫也君身至貴也而今輕身以先去見匹夫必有所爲吾推君之意所以爲此者殆以孟子爲賢乎使其果賢則亦不恤輕身顧亦思何謂賢夫賢者禮義之宗也天下人知禮義者少而欲盡禮義必法賢者以凡爲禮義皆必由賢者出也則旣爲賢者必其所爲豐儉得中而有禮厚薄合宜而有義方無愧賢者今孟子

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
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
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
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

後喪母凡事從厚踰於前喪父凡事從薄夫父母一體而竟異
視是無禮無義者矣何得爲賢而君欲見之豈非輕身故願君
無見焉公聽其言信爲實然而卽應之曰諾因而遂不出蓋其
徘徊不決原無見賢之誠故讒言一入而卽投也而樂正子則
不見君出不解其故遂入而見曰君始擬定見孟軻矣而後竟
不果是必有爲不知君奚爲而然也曰吾初聞子之言仰慕其
賢所以欲見今有或人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母
一體顧乃厚母薄父有虧禮義未得爲賢寡人是以不往見也
正子曰於何事哉君所謂踰者豈謂其前以士之禮待父後以
大夫之禮待母前以士禮則用三鼎祭後以大夫禮則用五鼎
祭與喪禮各有分制賢者固不得而主也公曰否非謂分別大
夫士而有踰也謂其喪母時棺槨衣衾之獨美於父也此則無
有分制人人得盡而竟不然故曰踰耳正子曰非可以此之故

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

而謂之踰也其喪父時未仕無祿則貧賤無財不可以爲悅後喪母時既仕得祿則家富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貧富不同因有厚薄正隨事順禮因時合義之道豈得爲踰而爲此不見君殆誤矣乃公於倉則一言而即信於正子則聞言而不悔正子亦無如之何於是出而見孟子曰克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爲克本欲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爲毀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害正如此殊爲可恨孟子曉之曰此亦不是臧倉之故凡人之見遇於君而得行其道非必自行或有人稱道其賢於君前而使之行者不遇於君而其道止而不行非必自止或有人毀謗其不賢於君前而尼之止者其行其止特借端於尼之使之之人而實非使之尼之之人所能爲主也皆天也天欲天下治平則陰生是人以使賢者得行天未欲平治天下則陰生是人以尼賢者而止今吾之不得與魯侯深相遇合以行其

力之可及。

道汝意爲臧氏使之而其實在天之氣數主之彼臧氏之子亦人耳人焉能逆天而使予不遇哉予亦安於天命而已矣於倉何尤焉孟子援天自信如此眞是不怨尤大學問而亦可見小人枉是行讒無損君子爲小人者亦當廢然自返獨惜平公樂近小人而畏親君子眞之不足與有爲者矣

孟子卷之一終



